



民生主義的根本原則

朱佩華

中

國受了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國內封建軍閥的剝削，使國家喪失了自由獨立而陷於半殖民地的地位，

使國內社會經濟陷於極度的混亂與極度的貧乏，大多數的人民幾至無法生活。要恢復國家的自由獨立，要解決社會

民生問題，祇有打倒帝國主義與剷除封建軍閥，換句話說祇有努力國民革命——國民革命是中國目前唯一的出路。

中國的國民革命，是由信奉三民主義的中國國民黨領導的，這就是說，三民主義是中國國民革命的最高原則。

三民主義的最終目的，是要達到民有、民治、民享，換句話說，是要達到國際的以及政治的經濟的平等。祇有用

三民主義的方法，才能使中國脫離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解放半殖民地的地位；祇有用三民主義的方法，才能使中

國人民從封建的專制政治（從滿清的皇帝專制到民國以來

的軍閥專制）之下解放出來，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祇有用三民主義的方法，才能使中國的社會經濟向上發展，而且可以不造成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也可以不流血的極完善的解決民生問題。

不求得民族的獨立，不從封建剝削之下解放出來，固然談不到解決民生問題——換句話說，不實現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就無從說起。但是我們要知道，革命的最終目的，是要解決民生問題；所以如果民生主義不能實現，則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都成了毫無意義的事。所以三民主義之民族民權民生，固然是相互為用，有不可分開的連環性，而最重要的還是民生主義。無疑的中國國民黨的最

大任務，是實現民生主義！

民生主義是三民主義中最重要的一部，也是最易被人誤

解的一部。固然有人會把民族主義曲解成國家主義，把民權主義曲解成普通的所謂民主政治，但總沒有像民生主義那樣容易被誤解。民生主義可以被曲解為完全相反的兩個方面：一種人以爲民生主義是一種資本主義的學說；另一種人則以爲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尤以後一種的曲解更爲普遍。

其實，民生主義並不是共產主義，更不是資本主義。民生主義是適合於中國社會經濟狀況，解決民生問題的唯一的方法。我們要了解民生主義，應該先將民生主義和資本主義、共產主義作一個比較。這不僅可以批駁一般人對於民生主義的曲解，而且在這比較中可以看出民生主義的根本的立場。

說民生主義就是資本主義，這不僅是曲解，而是根本修改了民生主義的原則。

顯然的，民生主義不僅不是資本主義，而且恰恰相反，是一種非資本主義的學說。這一點，在創造三民主義的孫中山先生關於民生主義講演中，有很明白的說明。

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是建築在財產的私有制度上面；所以資本主義的學說，必然是以擁護財產的私有制度爲原則。要擁護財產的私有制度，就必須進一步的擁護統治階

級對於被統治階級的剝削；因爲在資本主義經濟組織之下，資本家的地位根本是靠對被統治者的剝削得來，如果反對被統治者的剝削，財產的私有制度根本就要動搖。資本主義經濟學的鼻祖亞丹斯密，在他著名的大著『原富』一書中，曾一再申述對於私有財產制度的侵害，是『對於人類最神聖權利之明白的侵害』，而極力加以攻擊。自然不僅亞丹斯密如此，所有資本主義的學者全是一樣，他們擁護私有財產制度，擁護私有財產制度下資本家對於勞動者之明目張膽的慘無人道的侵略，視爲是他們的『神聖』的任務。

民生主義如果也是一種資本主義學說，則無疑的，也必是擁護私有財產制度，擁護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級的掠奪行爲。可是實際上，適得其反。民生主義的最終目的是要消滅私有財產制度，尤其是反對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掠奪行爲。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講演中曾很明白的說：『三民主義之中的民生主義，大目的就是要衆人能夠共產。』（見民生主義第二講第四五頁）『如果交通礦業和工業的三種大實業，都很發達，這三種收入，每年都是很大的，假若是國家經營，所得的利益，歸大家共享，那麼全國人民便得享資本的利，不受資本的害，像外國現在一樣。外國因爲

大資本是歸私人所有，便受資本的害；大多數人民都很痛苦，所以發生階級戰爭來解除這種痛苦。我們要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和外國人有相同的目標；這個目標，就是要全國人民都可以得安樂，都不致受財產分配不均的痛苦。要不受這種痛苦的意思，就是要共產。……我們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這樣說法，人民對於國家，不止是共產，甚麼事都可以共的。人民對於國家要甚麼事都可以共，才是真正達到民生主義的目的。『（見同上六〇頁）』所以民生主義和資本主義，根本不同的地方，就是資本主義是以賺錢為目的，民生主義是以養民為目的。有了這種以養民為目的的好主義，從前不好的資本制度，便可以打倒。『（見同上第三講第八六頁）』

在這裏，可以知道民生主義和資本主義，在原則上是完全不同的。

其次，民生主義和資本主義，在道德原理上也完全不同。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是個人主義的經濟組織有了特殊的發展後之一個歷史的形態；而個人主義組織之根本的特徵，是在社會對於其成員之物質生活不負責任，而使各成

員自負其責這一點。所以在個人主義的社會組織之下，其道德原理當然承認利己主義。社會全體的繁榮，在各成員各謀其一己利益之前提下，始能成就。因為社會不保證我們的經濟的生存，所以我們在未曾考慮他人或社會的利益之前，先得努力去保全自己的利益，這當然不能不由道德原理承認了。利己主義既有了不能不成為道德原理的情形，因此這個情形立刻就影響到人類的意識上，而有資本主義學者對於利己主義的承認。而且把各個人在經濟上無遺憾而追求一己之利益加以說明，成為資本主義學者的主要任務之一。關於這點，資本主義經濟學的鼻祖亞丹斯密，他以為為着增進社會生產力之種種組織，是本着個人的利己心而自然發生的。譬如那分工的勞動組織，對於增加勞動之生產力是最有力的方法，而即就這個重要的分工說，這也只是基於各個人要圖一己利益這個自然的性情而發生出來的。再如分工要使能行，社會各成員間對於生產物的交換得圓滿才行，這是必須的條件；但即這樣貨物的交換，也只是須訴諸各個人的利己心，才能行之無滯。關於這點，他在他的名著『原富』中，有這樣的說明：『人類差不多常須其同胞助力，但此事若只是期望着別人的恩惠，是無益的。反之，他若能訴諸別人的自愛心，而使人知彼之

盡力於我所求之事，即爲彼等自身之利益，那麼必更容易達到目的無疑。實際上，不論何人，欲與別人任作何種交換，無不如是企劃。請將我之所欲與我，然後彼亦當得其所求，這是一切對於他人要求交換的意義。而我們相互得着所必要的他人的助力，其全部差不多都由於此法。我們的食物，不是由於肉店、魚店、麵包店的恩惠，只是因爲他們看重其自身的利益而辦出來的。我們並不是訴諸他們的慈悲心，而是訴諸他們的自愛心；我們所語於他們的，絕非以我們自身的必要，而只是以他們的利益。」

可是民生主義則完全與此不同。民生主義的最高原則，是要使人人有飯吃；換句話說，民生主義的社會，對於社會成員的物質生活，是要負責任的，所以他的道德觀念自然是鄙視利己而尊重利他了。中山先生說：「我們講民生主義，就是要使四萬萬人都有飯吃，並且要有很便宜的飯吃；要全國的個個人都有便宜飯吃，那才算是解決了民生問題。」（見民生主義第三講第六頁）

復次，在個人主義經濟組織之下，社會對於其成員要使其自負其經濟的生存的責任，所以社會對於其成員之經濟的生活，當然以不干涉爲原則。所以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對於成員的經濟生活採用自由放任的政策，那是自然而必

然的。亞丹斯密對於經濟政策的橋本主義，也是自由放任主義。他在原富中曾有這樣的說明：「一切的保護或干涉的制度，像這樣，若能完全除去，名叫自然的自由這個簡單的制度，自己會樹立起來。在此制度下，各個人只要他不侵害正義之法，自己可以從心所欲而追求其一身之利益，不問其是何人，或是何人的組合的事業及資本，關於以自己之事業與資本與其競爭一層，應當可以完全放任於自由了。世之主權者，可以因此少却一種責任，因他若欲行此，必難免陷入許多妄想；且以人類之智慧及知識，而欲適當實行，是絕對不充分的，即世之主權者，因此可以免却監督私人之產業，而指導之使其最適合於社會之利益的這個責任。遵照自然的自由制度，主權者所應爲之任務，只有三種。此三種雖極重要，而甚形簡單，不論何人，均能理解。其任務之一，即是保護一國，使其不受他們之暴力及侵入。其二是保護社會之各成員，務使其免却他人之不正或壓制；換言之，即樹立正確之正義的支配是。其三是解散並維持作爲個人或少數個人之事，而收支絕對不能稱價之某種公共事業及公共建築物。蓋此等事業，作爲個人或少數個人之事業時，則收支不獲應可相抵，更常有充裕之時故。」

這裏亞丹斯密之所謂自然的自由制度，實際上不過是企業家的自由；所以他以為禁止企業家自由處分其生產物，或禁止彼等由彼等信為與自身最有利益之方法而處分其資本及事業之事，認為是：「對人類最神聖權利之明白的侵害。」他在原當中說：「妨碍富人使其對於自己生產物之各部份不能為其一切所能為之事，或妨碍彼等，使其不能將其資本及事業向着自己所想為最有利益之方面而使用之，為對於人類最神聖權利之明白的侵害。」禁止製造業或買賣商之法律……強制農業者，使作穀物商買賣之法律……這些法律，是自然的自由之明白的侵害，因而是「不正」；此等又與「不正相同」，而為無禮。此種事情絕不強制，又不加以妨礙，才是一切社會的利益。……法律對於人民所注意彼等利益之事，應當放任之。」

亞丹斯密以為人性一般是利己的，不獨常常努力以圖自身的利益，對於各個人之利己活動，聽其所為而放任之時，可以使各個人得最大之利益，而各個人各自得其最大之利益，亦即社會得最大之利益；他以為放任政策的結果，縱非理想，而社會之意識機關，若「監督社會之產業而指導於最適合於社會利益方面」則必難免陷入許多之妄想；且以人類之智慧及知識，所以使其適當實行，絕對難免不

充分」。所以政府的干涉，不但無用，而且危險。他在原當中明白的說：「某人的資本，應把他使用於何種之內國產業，或何種事業，可以生產最大之價值等問題，政治家及立法家替各人判斷，還不如各個人自身應為其地方的狀況而判斷之，更為適宜，這一點是不待言的。若政治家中有人關於資本應使用於何方面一層，而欲指導私人時，彼不獨要負擔此極不必要之注意，更要辦這個絕對不能安心委任給他的大權。像這個大權，不必說對於個人，就是對於任何會議機關，亦絕對不能安心委任給他啊！且對於這樣自以為有如此能力之愚蒙僭越，而持此委任於其手中，實可謂此外更無儔匹的危險之事！」

對於經濟政策之主張絕對的自由放任，自然不僅亞丹斯密如此，所有資本主義經濟學者全是一樣。

自由本來不是一個惡名詞，但這裏資本主義經濟學者的所謂自由，是資本家的自由；更具體的說，是資本家掠奪工人的自由，而工人的自由則祇有饑餓！資本家可以慷慨的對工人說：你們的勞動是你們的自願；你們不願意操勞時，儘可以自由地走開！這就是所謂走路的自由。工人如果走開有飯吃，他不待資本家的吩咐，早就走開了。可是工人走開了就不能生活，所以工人是沒有一點自由的，除

了饑餓以外。所以這裏的所謂自然的自由制度，實際上是少數人的自由，少數人掠奪多數人的自由的自由。代表少數人利益的資本主義學者，自然應該這樣主張，可是代表多數人利益的民生主義，就完全和他相反了。資本主義學者主張對資本家的企業絕對放任，而民生主義則主張加以嚴厲的裁制——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就是嚴厲的裁制資本家的具體方法。民生主義的節制資本的辦法，在資本主義學者看來，不用說，是『對自然的自由制度之明白的侵害』，可是在代表多數人利益的人看來，這種對於資本家的自由之明白的侵害，是神聖的。因為多數人的自由，和少數人的自由，是完全對立的。要保障多數人的自由，就非剝削少數人的自由不可。這是民生主義與資本主義在經濟政策根本不同的主張。

從上面的分析看來，民生主義不僅不是資本主義，而且很明白的，是資本主義的完全相反的一方面。

因為中山先生曾經說過：『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又說『我今天來分別共產主義和民生主義，可以說共產主義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的實行。』又說：『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國家是人民所

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這樣說法，人民對於國家，不止是共產，甚麼事都可以共；人民對於國家要甚麼事都可以共，才是真正達到民生主義的目的。』（以上散見民生主義第一二講）因此很多人以為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其實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究竟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東西。中山先生之所以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是指其最終目的之相同；我們不要只看了他的『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這一句話，就斷定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我們還要看他接着說明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種種區別的地方。中山先生把這兩種主義的區別，說得是常常詳細的。我們對於一種理論的研究，應該有系統的認識，不應祇抓到了一句半句，就硬生生的下一個結論——這樣的結論是一定錯誤的。

中山先生固然說過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但接着，他就說如果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何以我們不直接了當的講共產主義而稱為民生主義呢？這是顯然的表示出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的不同。

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區別，第一是原則上的不同。共產主義是根本反對私有財產制度；民生主義的最終目的雖然也是廢除財產的私有制度，但在原則上是承認私有

制度的存在。

民生主義的最終目的，是走到消滅私有制度的共產社會，但是並不像共產主義者那樣根本反對私有財產制度，要立刻打破牠。中山先生不用共產主義的方法，而用民生主義的方法來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是因為共產主義的方法不能夠解決。他說：「……我今天為甚麼不學外國直接來講社會主義，要拿民生這個中國古名詞來代替社會主義呢？這是很有道理，我們應該研究的。因為機器發明以後，經過了實業革命，成為社會問題，便成為社會主義。所以社會主義之發生，已經有了幾十年。但是這幾十年中，歐美各國對於社會主義，還沒有找出一個解決的方法，現在還在劇烈的戰爭之中。這種學說和思想，現在流入中國來了，中國一班新學者也是挈他來研究。社會主義之中，又有叫做共產主義的。因為社會主義在中國很流行，所以共產主義之名，現在中國也是很流行。中國學者挈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來研究，想尋出一個解決的方法，也是很難的；因為外國發明這種學理，已經有幾十年，到現在還不能解決，此時傳入中國，我們就要解決，當然是不容易的。」

（見民生主義第一講第五——六頁）

這裏很明白的說明共產主義不能在中國實行，這就是說

在中國不能立刻推翻私有財產制度。共產主義是根本反對私有財產制度，而民生主義承認私有財產制度的存在，這是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在原則上的不同。

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之原則上的不同，是由於牠的出發點不同。共產主義的出發點是唯物史觀，而民生主義的出發點是民生史觀。即是說，共產主義是認物質為歷史的重心，而民生主義則認民生為歷史的重心。

共產主義以為社會的進化，都是由於物質的變動；而物質的變動，都有一定的規律。共產主義的創設者馬克斯，在他的經濟學批判的序言中曾說：「人類在其生活底社會的生產中，陷於一定的，必然地離他們的意識為獨立的各種關係，即和他們的物質的各種生產力之一定的發展階段相適應的各種生產關係。在一切生產關係的總和之上，建立一切法律的政治的上層建築，和適應這些建築的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形成社會之經濟的構造的堅實基礎。……社會物質的各種生產力，發達到一定的階段的時候，從來在其範圍內活動的現存的生產關係，便和不過是法律的表現的現有關係相衝突。這些關係，乃變為一切生產力的發展形態的桎梏。因此，社會革命的時代，便到來了；經濟基礎的變動，一切巨大的上層建築便隨着或徐或疾地變革

。『共產主義者就是根據了這種理論去觀察現代的資本主義制度。』

社會的進化，是否一定以物質的變遷而決定——關於這點，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講演中有很明白的說明：『在馬克斯的學說沒有發表以前，世界上講社會主義的，都是一種陳義甚高的理論，離事實太遠。而馬克斯專從事實與歷史方面用功，原原本本，把社會問題的經濟變遷，闡發無遺。……故馬克斯所求出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就是科學的社會主義。由於他這種詳細深奧的研究，便求出一個結果，說世界上各種人事的動作，凡是文字記載下來，令後人看見的，都可以作為歷史。他在這種歷史中所發明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說世界上一切歷史都集中於物質；物質有變動，世界也隨之變動。並說人類的行為，都是由物質的環境所決定。故人類文明史，祇可說是物質環境的變遷史。馬克斯的這種發明，有人比之牛頓發明天文學之重心學一樣，現在馬克斯發明物質是歷史的重心。……』……由於這些攻擊詆毀，馬克斯的學說，便發生了問題，就是物質到底是不是歷史的重心呢？……馬克斯發明物質是歷史的重心，到底這種道理對不對呢？經過歐戰後幾年的試驗，便有許多人說是不對。到底甚麼東西才是歷史的重心

呢？……近來美國一位馬克斯的信徒威廉氏，深究馬克斯的主義，見得自己同門互相紛爭，一定是馬克斯學說還有不充分的地方：所以他便發表意見，說馬克斯以物質為歷史的重心是不對的，社會問題才是歷史的重心；而社會問題中又以生存為重心，那才是合理。民生問題就是生存問題，這位美國學者最近發明，適與我黨主義，若合符節。這種發明，就是民生為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又為歷史的重心，歸結到歷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質。『民生主義第一講』

中山先生更進一步的舉出近世的實例，以證明馬克斯的唯物的社會進化觀的錯誤。關於這點，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講演中的原文很長，現在酌錄其重要的一節如下：

『馬克斯研究社會問題，是專注重物質的；要講到物質，自然不能不注重生產，沒有過量的生產，自然不致有實業革命；所以生產是近世經濟上頭一件事。要知道近世的經濟情形，必先要知道近世的生產情形。近世的生產情形是怎樣的呢？生產的東西，都是用工人和機器，由資本家與機器合作，利用工人，才得近世的大生產。至於這種大生產所得利益，資本家獨得大分，工人分得少分，所以工人和資本家的利益，常常相衝突，衝突之後，不能解決，

便生出階級戰爭。照馬克斯的觀察，階級戰爭不是產業革命之後才有的，凡是過去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史。古時有主人和奴隸的戰爭，有地主和農奴的戰爭，有貴族和平民的戰爭，簡而言之，有種種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戰爭；到了社會革命完全成功，這兩個互相戰爭的階級，才可以一齊消滅。由此便可知馬克斯定要階級戰爭，社會才有進化；階級戰爭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這是以階級戰爭爲因，社會進化爲果。……但是歐美近幾十年來，就社會上進化的事實看，最好的是分配之社會化，消滅商人的壟斷。多徵資本家的所得稅和遺產稅，增加國家的財富。更用這種財富，來把運輸和交通收歸公有，以及改良工人的教育、衛生、和工廠的設備，來增加社會上的生產力。因爲社會上的生產很大，一切生產都很豐富，資本家固然是發大財，工人也可以多得工錢。像這樣看來，資本家改良工人的生活，增加工人的生產力，工人有了大生產力，便爲資本家多生產，在資本家一方面，可以多得出產，在工人一方面，也可以多得工錢。這是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相調和，不是相衝突。社會之所以有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有衝突。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就是爲大多數謀

利益；大多數有利益，社會才有進步。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之所以要調和的原因，就是爲要解決人類的生存問題。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爲要求生存。人類因爲要有不間斷的生存，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所以社會進化的定律，是人類求生存。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人類求生存是甚麼問題呢？就是民生問題。所以民生問題才可以說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所以近來世界上的大工業，都是照着消費者的需要，來製造物品。近來有知識的工人，也是幫助消費者。消費是甚麼問題呢？就是解決衆人的生存問題，也就是民生問題。所以工業實在是要靠民生，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經濟的中心，和種種歷史活動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內的重心一樣。從前的社會主義，錯認物質是歷史的中心，所以有了種種紛亂，這好像從前的天文學，錯認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以計算歷數，每三年便有一個月的大差，後來改正太陽是宇宙的中心，每三年後的歷數，才只有一日之差一樣。我們現在要解除社會問題中的紛亂，便要改正這種錯誤，再不可說物質問題是歷史的中心，要把歷史上的政治和社會經濟種種中心，都歸之於民生問題，以民生爲社會歷史的中心，先把中心的民生問題研究清楚了，然後對於社會

問題，才有解決的辦法。」（見民生主義第一講）

上面中山先生的說明，把馬克斯的所謂唯物史的歷史觀批評得體無完膚，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之出發點的不同，也於此可見。

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因為出發點不同，所以雖然他的最終目的是相同的，而達到目的的手段，也就各不相同。

共產主義者倒果為因，以為階級戰爭是社會進化之因，所以主張以階級鬥爭的手段，推翻有產階級，達到社會革命的目的，民生主義者認清楚了社會的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的衝突。所以民生主義者認為階級鬥爭不過是社會進化中的一種病態，以為他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這是非常錯誤的。這點，在上面引據中山先生的講演，已經說得很清楚。

共產主義者自命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處處只認識無產階級的利益，所以在革命過程中，也主張用無產階級的力量，打倒有產階級，即所謂階級戰爭。

固然，我們應該顧到工人階級的利益，因為工人階級是社會上的被壓迫者。但是我們知道工人階級不過是被壓迫者的一份子，除了工人以外，社會的被壓迫份子還非常之

多。只顧到工人利益，而忘却其他被壓迫份子，這是共產主義的主張，而是民生主義所反對的；民生主義是要為所有被壓迫人民謀利益，而不是為那一個階級。

中山先生批評共產主義者只顧無產階級的利益的錯誤，有如下的說明：「再照馬克斯階級鬥爭的學說講，他說資本家的盈餘價值，都是從工人的勞動中剝奪來的，把一切生產的功勞，完全歸之工人的勞動，而忽略了社會上其他各種有用份子的勞動。……由此可見所有工業生產的盈餘價值，不專是工廠內工人勞動的結果，凡是社會上各種有用有能力的份子，在社會上要占大多數，如果專講工人，就是在工業極發達的美國，工人的數目也不過二千多萬，祇全美國人口五分之一。至於其他工業不發達的國家，像我們中國做工的人數，更是很少。像這樣講，就令在一個工業極發達的國家，全國的經濟利益不相調和，發生衝突，要起戰爭，也不是一個工人階級和一個資本階級的戰爭，是全體社會大多數有用有能力的份子和一個資本階級的戰爭。這些社會上大多數有用有能力的份子，因為都要求生存，免去經濟上的戰爭，所以才用公家來分配貨物，多徵資本家的所得稅遺產稅來發達全國的運輸和交通事業，以及改良工人的生活和工廠的工作，做種種大多數的經濟

益相調和事業。歐美各國自從這種經濟利益相調和事業發達以後，社會便極有進化，大多數便享幸福；所以馬克斯研究社會問題，祇求得社會一部分的毛病，沒有發明社會進化的定律。『民生主義第一講』

從上面的各節，我們看出共產主義達到目的的方法，是鼓吹階級鬥爭，以無產階級的力量，打倒有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的獨裁政治，利用無產階級的政治權力，鎮壓並

徹底撲滅有產階級的反動，消滅社會之階級意識，完成共產主義。民生主義達到目的的方法，是反對階級鬥爭，主張階級調和，以增加生產為前提，共謀社會經濟利益的發展；一方面提高工農生活，另一方面防止大地主資本家的壟斷，在階級調和，共謀社會利益的條件之下，走向非資本主義。

這就是民生主義的根本原則。

民衆教育月刊

是研究民衆教育學術，傳播民衆教育消息，一種純正的定期刊物，自第二卷起，內容革新，材料豐富，第一期現已出版。要目如次：

- 訓政時期民衆教育的實際問題.....李 燕
- 成人學習的研究.....譚天凱
- 最近日本之社會教育.....劉季洪
- 民衆教育問題.....劉湛恩
- 民衆圖書館館員應有的修養.....徐芳田
- 民衆需要的是什麼教育.....孟憲承
- 婦女的民衆教育問題.....胡超吾
- 實施農民教育者應有的修養.....顧幻生
- 民衆教育與民衆文學.....趙光瀾
- 民衆學校課程中應否國音字母問題的實驗報告.....范永祥
- 其他報告、調查、教育消息，名目繁多，不及備載。

總發行所 江蘇省立民衆教育館編輯部發行股
定價 全年一元 半年五角 零售一角 郵費在內
南京大中橋公園路

“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volution”,

By Lyford P. Edwards

李進之譯

— 角七價實 —

革命的發展

新生命書局

最新出版的

革命是怎麼一回事？是怎樣發生的？經濟的動因，固然很大，但此外還有種種。又革命的徵象是怎樣，在最初的時候，在社會騷亂動搖不安的時候，在革命爆發的時候，還有在革命失敗的時候？而因革命的失敗，社會的變化怎樣？反動派的抬頭，恐怖時代的到來，最後，革命又復重興，慢慢的社會恢復秩序，而在這當中，再蘊藏第二次的革命。本書以獨到的革命理論為經，串以英國之清教徒革命，法國之資產階級革命，及俄國之無產階級革命，原原本本，有條不紊。現在正是革命的時代，處在這時代中的人們，欲真正的認識革命，都應該看這一本書！

